

这是我多出来的假期。整整两个月呆在家里，我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成长期间无数个瞬间，有时想想，那也是一场再教育。我这里的同龄人教自己的小孩，我教我自己。

九岁的时候父亲创业，买了很多纺织半自动机开了一家小作坊，于是，小学到高中我都是在街坊邻居、工友的热热闹闹的环境下长大。在人群中长大，意味着犯了一点小错都会被抓出来示众。煮粥煮得太稠、傍晚才想起忘记晾衣服、晒花生下雨没去收，这些事情都会被妈妈和作坊里的阿姨们指着我念叨。

有一次我用石头把同学脑袋砸出血，那次的场景我还记忆犹新，所有人都看着我走到父亲面前，等着看父亲的暴怒，我一路走过去，想着犯人上断头台也不过如此。那次街坊邻居中那些不常出现的面孔我都看到了。

热闹也有热闹的好处，不做工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吃零食和水果，开玩笑。初中我开始去寄宿学校，周末回家看到大家伙跟亲人一样。前几天还遇到一个阿姨，尽管叫不出名字，但熟悉的感觉不会变的。一批货做完，所有的纱线被清理得干干净净，阿姨、姐姐们坐在那里讨论晚点去哪里逛，我看见机器都被擦得锃亮，就知道不用再守在旁边当拉封口纱和勾边的小工，能得好一阵清闲。

缝盘机——登登登——是我多次进入梦乡的晚安曲，那时候我知道，虽然自己睡着了，这个世界上还有那样光亮的地方，还有人在做活，热热闹闹地生活。

高中，纺织业大革命，大家都购置了全自动纺织机，整个作坊只剩下爸妈两人。机器是不用休息的，守在旁边的人也不能放松。这几天我守着机器的时候，总是想到小时候。那时我总是和时间赛跑，和巷子里的阿姆暗暗比赛谁勾边速度快，或者和时钟比，一个字（五分钟）一件毛衣。我的手可以动得飞快，思绪也跟着跑，想学校的事情，想小说中的蹊跷。现在我不能和人比，只能和机器比赛。为了比机器更快，我只能也不间断工作。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机器代替手工，人与人不能对比，只能拼了命压榨自己。

人多的小时候，大伙做工会互开玩笑，或者听我妈讲我今天的劣迹，或者他们之间讨论八卦，村里人的大笑是不会收着的，离了好远都能听见那些恣意的笑。那时我总是做关于死亡的梦，我会走向有光亮的地方，抱着妈妈说我不想死，所有人都在笑，妈妈说人都会死的。哭着哭着，我就忘记后面怎么回房间了。

现在村里找不到年轻人学缝盘机技术，上了年纪的很多人眼睛撑不住，很多缝盘机都闲置了。现有的缝盘好手收入都很高，大都分散在家工作。被机器解放出来的很多劳动力都转行，往别的行业发散，邻里之间的门慢慢紧闭，建起高楼，我再不能走遍一条巷子，假装路过看遍一户户人家的饭桌。

忙碌的时候可以一整天在作坊里见不到什么人，人淹没在机器不停歇的撞击声中。我白天看书，饭点过去搭把手，脑子里想的东西从最虚无缥缈的东西到眼前最实际的一根针线头都有。

不抬头的时候，好像身边又是很多阿姨姐姐，都在低头做活。